

施蛰老的赠书 ■
巴黎左岸的书摊 ■
拜伦回忆录 ■
红色贵族的文学史著作 ■
毛姆的细节 ■
小托尔斯泰在今日俄罗斯 ■

儒者
书系
当代名家散文
DANGDAI
MINGJIA
SANGWEN

我的西书架

马海甸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014035004

I267.1

1648



我的西书架

马海甸

著



北航

C1714580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I267.1

164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西书架 / 马海甸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-7-5104-4835-5

I. ①我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6557 号

我的西书架

作者: 马海甸 丛书主编: 刘克定
责任编辑: 张帆 责任印制: 李一鸣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ewword-press.com>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印刷: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字数: 120 千字 印张: 7.75
版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835-5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自序

回想起来，打九岁开始，我便进旧书店淘旧书了。当时我家住广州，广州的文德路、文明路、永汉路（今北京路）一带，还是有几家旧书店的，民国时代的读物想是把得严之故，市面上流通不多，所谓“胡风分子”、右派作家的著作尤其是译作，倒有不少漏网之鱼，每次出门，必有收获。直到一九六六年年年初，“风起于青萍之末”，这几家旧书店才关门的关门，改业的改业。父母的收入比一般家庭略高，故而日常撙节下来，还有些买书的闲钱。因职业关系，父母辈的朋友，多是些文化界、医务界的名士，受过高等教育，谈吐儒雅，受此熏陶，耳濡目染，我也不免“风雅”起来。曾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教授，他在康乐园的寓所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。那是一幢两层的小洋房，一楼是客厅和书房，四壁置有十余个红木书橱，这还不算，柚木地板上堆满了书，唯一不放书的

地方就是他的大书桌，真是蔚为大观。还记得有一回在永汉路新华书店，看到诗人陈凡手挽一大摞新书，施施然步出书店的情景，那让我羡慕的呀，心想，什么时候，能像两位前辈一样，尽情买书，眼也不眨一下，该多好！

不用说，买书是为了读书；书读多了，不免“技痒”，自己也写起书来。所谓写书，对我来说，准确点说是译书和编书，生来唯缺创作之才，诗和小说写到弱冠之年便写不下去了。作为点缀，或出于版面的需要，偶尔也写点书评、书话，虽然写了三十多年，却一无足观，连一部小集子都凑不齐。我写书话，与大多数书话家有点不一样，多以洋版书为题材，这当然不是我的独创，因为前有梁遇春，近有冯亦代，都写下了或多或少的洋书话，我不过是步武两位前辈的足迹，所谓“我的西书架”，表示这是我的一片小天地，如此而已。尽管淘书花了不少钱，但我的藏书几乎没有善本。我淘书的目的在于使用，一以译译，二以研究，后者求的是系统和完备，贪多务得的结果，往往一掷多金。要是把历年花在现存这些书的“投资”，转投到善本的话，有朝一日“蒙主宠归”，大概家里的破烂要值钱一点。总起来说，无论是翻译、研究、写作，在我都是亏本的买卖。郁达夫有句“绝交流俗因

耽懒，出卖文章为买书”，写尽了书呆子的尴尬与无奈。

无论怎么说，性格即命运，我与书结下的缘分，终生不渝。虽然不致像我毕生仰慕的大儒钱钟书，一出生抓阄抓的就是书，但我髫龄就喜逛旧书店，而且一逛就是大半辈子，直到眼矇齿摇、濒于卖文买书的暮年，仍然淘书如故，痴书如故，在这一点上，也唯有这一点，与钱公庶几乎近之矣。

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于香江二浪湾

目录

辑一 淘书录

- 荒岛书目 / 3
施蛰老的赠书 / 7
我的阿赫玛托娃藏书 / 11
我的茨维塔耶娃书架 / 18
俄罗斯双城访书记 / 23
莫斯科夏日的书市 / 29
莫斯科淘书记 / 38
布罗茨基七卷集杂写 / 45
失书记 / 49
德东书店掠影 / 53
布拉格即景 / 58
英国访书录 / 63
曙光书店 / 73
欧美书店的馆藏本 / 78
海邮取消之后 / 82
巴黎左岸的书摊 / 86

辑二
译外腔谈

- 拜伦回忆录 / 93
乔治王朝诗选 / 97
夜读四题 / 101
《西洋文学》杂志 / 108
一部迟出了半世纪的书 / 112
重读布莱克 / 117
互补抑互损 / 120
灿烂的星 / 125
世纪诗章 / 129
听里赫特随感 / 134
红色贵族的文学史著作 / 139
“拉拉”的回忆 / 144
俄国诗坛双璧之比较 / 149
楚科夫斯基的日记 / 154
关于俄国女诗人诗选 / 159
精装书的封皮 / 164
《塔鲁萨之页》及其他 / 169
译诗用韵说 / 174
巴别尔版本谈 / 178
巴别尔遗孀回忆录 / 183
威尼斯的文学魅力 / 188

辑三
人物与书

- 寂寞的陈实 / 197
毛姆的细节 / 202
加尼特夫人 / 205
引进白银文学的拓荒者 / 209
想起了丽尼 / 212
小托尔斯泰在今日俄罗斯 / 217
从报人到作家 / 222
翻译家的悲剧 / 226
两代翻译家的遭遇 / 231

编后记 / 刘克定 236

辑一 淘书录

荒岛书目——施蛰老的赠书——我的阿赫玛托娃藏书——我的茨维塔耶娃书架——
俄罗斯双城访书记——莫斯科夏日的书市——莫斯科淘书记——布罗茨基七卷集杂写
——失书记——德东书店掠影——布拉格即景——英国访书录——曙光书店——欧美书店
的馆藏本——海邮取消之后——巴黎左岸的书摊

荒岛书目

日前翻出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·格林的随笔《寻找一个角色》，穷两天时间，一口气把它读完。此书上半部为格林的长篇小说《病毒发尽的病例》的副产品，对于了解作家如何深入生活和积累素材，从而完成小说的过程不无用处。我欲当小说家的“李迫大梦”早已完结，对格林也谈不上有太大的兴趣（年前适值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中心大减价，企鹅版的格林和纳博科夫小说每册仅售十数块，于是借此机会大大充实了这方面的皮藏），因此，读时并不曾抱着什么目的，无非是用以调剂和消遣而已。随笔为日记体，记述作家两次非洲之行，不时穿插着麻风病的术语，读来颇觉沉闷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呢？在此书的下半部亦即《西非之旅》中，格林把自己这次远行所带的图书列了一张清单，名之曰《荒岛书目》（*Books for a desert island*），立时令我眼睛

一亮，光是这个书目，便已不枉一读此书：

《莫泊桑短篇小说选》

《旧约》（世界名著版）

《新约》与《使徒行传》（世界名著版）

埃德蒙·戈斯：《父与子》

安布勒：《迪米特里奥斯的假面具》

沃特顿：《南美游记》

《背包》《赫伯特·里德选集》

《牛津十七世纪诗选》

《里尔克诗选》

《华兹华斯诗选》

《英诗金库》

《布罗德威尔英诗选集》

《勃朗宁诗选》（企鹅版）

《布莱克威尔一卷本莎士比亚戏剧集》

T. E. 波伊斯：《角落里的仁慈》

埃默尔·毛德：《托尔斯泰传》

盖斯凯尔夫人：《北与南》

海顿：《自传》

特罗洛普小说：《公爵的孩子们》《你能忘记她吗？》

《埃亚拉的天使》《继承人拉尔夫》《美国大使》《哈里·霍

斯帕尔爵士》《麦肯尔小姐》

除《旧约》和画家海顿《自传》外，上列几乎都是文学书（格林是天主教徒，《新约》对于他文学成分多于宗教）。其中又以小说和散文居多。经典小说家凡三人，厥为莫泊桑、盖斯凯尔夫人和特罗洛普。与格林同时代者有四人：埃里克·安布勒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九八）、赫伯特·里德（一八九三—一九六八）、T.E.波伊斯（一八七五—一九五三）、埃尔默·毛德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三八）。诗集六种，全为经典之作；剧本最少，仅得一种。

《荒岛书目》之名虽不无调侃的意味，其实有深意存焉。它必须达到两个目的：一是供作家写作时参考，二是无聊时可作消遣，两者同时兼顾，不可偏废。莫泊桑和特罗洛普雅俗共赏，与格林走的写作路子大体相近；安布勒的侦探小说和沃特顿的游记肯定用于消遣；打从髫年起，英人便谙熟《英诗金库》，犹国人之精读《千家诗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格林带上此书，无疑是在旅途中吟哦以遣时日；里尔克和勃朗宁都以艰深著称，前者大概还是德文原本，终格林此行也未必能把它们啃下。有这样的诗作伴，终然置身荒岛，也颇不寂寞了。

读到这里，忽发奇想，要让我自拟一个《荒岛书目》的话，该挑哪些书合适呢？颇费了一番踌躇，首选当为《阿赫玛托娃诗选》。我一直在译阿赫玛托娃，因冗务缠身，以致时译时辍，迄今成诗不过三十来首，距成书还差得

太远。其二是五卷本（连增订本）《管锥编》，此书体大思精，包容极广，难读而又耐读。曾多次发愿要把它啃下来，可惜均未能终卷。倘能蛰居荒岛，排去机心，则此愿庶几可成。其三，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《群鬼》。其四，《两当轩集》。其五，艾米·洛威尔《济慈传》。早就打算译一部较为翔实的济慈传记，但始终未能动笔，原因在版权问题难以解决，洛威尔的《济慈传》虽然已没有版权的问题，但皇皇两大部，让人望而生畏，自忖应略作删节，减少篇幅。其六，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流年》。其七，埃德加·华莱士小说集。这最后一册就是所谓闲书了。

倘行篋能外加一部随身听，柴可夫斯基《A大调钢琴三重奏》和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CD各一张，用杨绛先生的话说，就“什么物质享受，全都罢得了”。

施蛰老的赠书

朋友施康强兄在上海《文汇报》撰文，谈及他去年七月赴沪，拜访施蛰老（施蛰存）的经过。文末说，施蛰老把珍藏多年的原版法文诗选集举以相赠。康强兄是三卷本《法国文学史》象征派诗歌的撰稿人，施蛰老此举可谓宝剑赠英雄。老人家将藏书分赠他人的事早有所闻，但仅是风闻而已。获此确讯后，我心里不免有点埋怨，我和康强兄于去年十月曾相聚于京华，但他并无一言提及此事，时至于今才向施蛰老讨书，未免晚了一点。再一想，虽然屡蒙施蛰老惠赠大著，但贸然向他讨书，实在太冒昧，此所以首鼠两端，颇费踌躇。终究爱书心切，遂决然修书施蛰老。

我要的书是《道生诗选》。道生（Ernest Dowson），今天知道的人已不多了，虽然他的名诗《西纳拉，我以自己的方式忠于你》，为任何稍具规模的英诗选所必选，虽

然此诗的名句“gone with the wind”因被美国小说家米切尔取作她那册通俗小说的书名而遐迩皆知，但作为浪漫派末流的唯美诗人，所作滥情而唯缺知性，在二十世纪这样的大工业时代遭到排拒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此地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所藏英诗可谓丰富，唯独道生不与焉，原因大概就在这里。可能出于“人弃我取”的逆反心理，更可能出于嗜痂成癖的积习，我独爱道生，此所以一读康强兄的文章，下意识想起的便是这册书，并且下意识里认定施老必有此书。原因何在，我说不出个究竟，也许是第六感的作用？

不久，收到施蛰老的复信，他说：“此事足下来迟了，我已将英文书大半送给××，陶逊（按：即道生）诗集亦在其中。现我已将此书取回，可以奉赠足下。”两个星期后，《道生诗文选》（而不是我想象中的《道生诗选》）便摆在了案前，书为大四十八开，二百页，一九一九年版。除诗外，还收散文五篇，据诗人亚瑟·西蒙斯的代序说，道生重视自己的散文尤过于诗作，这在诗人中是很少见的，云云。

道生写小说，曾见诸文学史，散文未之前闻，则这次收获就应该是双重的了，不但得读其诗，更可读其文。浙